

第三章 - 佛教與香港

佛教由釋迦牟尼創立，他在世時，佛教是統一的，沒有派別的區分，然而在釋迦牟尼去世後，因着佛義的發展，衍生出不同的派別。而在傳入中國後，其變化更甚，後來又衍生出藏傳、漢傳及東傳的分支。香港佛教主要仍受漢傳佛教的支派影響。本章主要敘述佛教的源起教義、在中國發展的概況及在香港的情況。

3.1 - 佛教派別淺論：早期佛教

釋迦牟尼三十五歲那年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¹⁰，據說經過七天七夜¹¹，終於超越自身的限制，超越時空的障礙，獲得解脫，得道成佛。此後四十五年，佛陀在恆河兩岸傳揚其學說，教導弟子，組織僧團，建立寺院。這一時期的佛教主要特徵概說如下：

註10：方立天在《中國佛教文化》一書中提及結跏趺坐，即雙足交盤而坐。本是婆羅門瑜伽姿態，後來被佛教吸收成為禪修的姿態。

註 11：另一說法是四十九天。

第三章

人人皆可成佛

佛教主張人人皆可成佛，此一主張明顯是對當時婆羅門教的反動。婆羅門教將人分成不同階級（稱為種姓制度），只有婆羅門、刹帝利及吠舍三個種姓才能有「信仰宗教、祭祀鬼神和死後靈魂升天的資格」。而且女性的地位十分低賤。釋迦牟尼創立佛教，認為不論是那一個種姓，只要努力修行，就可以成佛。後來又接受讓婦女出家，讓婦女也有成佛的機會。

不造像

釋迦牟尼認為自己是一「覺者」及「智者」，是一位精神領袖，並沒有任何神力，所以在世時禁止信徒為自己造像，僧眾只是學習其教導，而沒有膜拜其像的行為。直至佛陀死後一二百年間仍然遵守此規矩，後來才漸漸出現對膜拜佛像的行為。

釋迦牟尼是唯一的佛

「佛」的意思是「覺者」或「智者」，在梵文中本指一般的覺者，但佛教創立後其詞義縮小了，變成專指佛教中取得最高成果的人。當時的僧眾視釋迦牟尼是唯一取得最高修行成果的人，眾人均奉行其教化。

人生觀與世界觀

佛教認為世界是「無常」的，即變化迅速和虛幻，故只要無視社會及現實中的一切，專心於個人修行，達致個人心靈平衡、精神上的愉快，即可抗衡世界的無常。

佛教認為人生是「苦」，而苦的根源就是因為「生」。人為何會有生呢，追本溯源是因為「無明」（無知）。人要除掉「苦」，就要破除「無明」，要除掉「無明」，就要做到去掉貪心和去掉享樂的慾望。只要如此，就能達到消滅「苦」，人就能從「苦」中得到「解脫」。

釋迦在世時至其死後一百年間，佛教的僧團較為統一，均奉行佛陀的教化，嚴守戒律。而部派佛教的出現，則是佛教的第一次分裂。部派佛教活躍於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因着佛義的發展，加上此時期印度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發生巨大變動，於是早期佛教漸漸出現分裂，部派佛教應運而生，這次分裂，在歷史上稱為「根本分裂」。

此次分裂基本分裂為「上座部」和「大眾部」。「部」的解釋是「說」。「上座部」是一些長老的主張，較貼近早期佛教及釋迦牟尼的主張。「大眾部」是

第三章

眾多僧侶的主張，較強調佛教的發展。大眾部的主張後來由大乘佛教繼承，而上座部則由小乘佛教繼續發揚。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在不少觀念上均有相異之處，現試就其名稱及輪迴觀加以分析。

釋名

在解釋「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分別前，先了解「乘」是甚麼？「乘」根據《靈魂面面觀——基督教與文化研究》中的解釋是「乘用的交通工具，一艘大船，可以廣渡眾生。」大乘佛教認為修菩薩行者，不但要自修解脫，也要在自己解脫前助人解脫；小乘佛教則偏重於自渡，不注重廣渡眾生。

輪迴觀

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在靈魂觀上有較大差別。小乘佛教中個別部派信奉「斷滅論」，即肉體結束了，生命就結束了；大乘佛教認為魂與魄是一體的，且通過修行，魂魄在人死後可以轉生。下文將探討佛教的輪迴觀。

六道輪迴與中國人 - 餓鬼道

佛教傳入豐富了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在本土的宗教對死亡觀中，加入中國佛教在六道輪迴中，加

入餓鬼道這個說法，此說法對中國人影響深遠。餓鬼道從何而來？此道由古印度的一種信仰觀念，認為人在死後沒有子孫拜祭供奉，就會於此道中受飢餓之苦。中國人自漢代起接受佛教信仰後，為免自己的祖先進入餓鬼道，便出現生時吃飯，死時供飯的情形，當然這也是中國人視死如生、慎終追遠精神的體現。

超渡儀式

如前所述，佛教豐富了中國人的死後世界，特別是地獄的觀念，故中國葬儀中有不少儀式幫助祖先遠離地獄道，往西方極樂走去的儀式。這可說是佛教本土化的結果，佛教不少教派是否定靈魂觀的，但自傳入中國後，因中國人對祖靈重視，若要於中國廣泛傳播，不得不重新審視其靈魂觀。當中超渡儀式就是祖靈觀與佛教思想結合的最佳例子。儒家對祖靈的重視，源於其孝的觀念，對祖先慎終追遠，這個觀念本是十分單純的，然而佛教傳入後，其地獄觀令中國人擔心其祖先沒有人供奉而成為餓鬼，或擔心祖先成下了地獄，故在葬禮中有超渡的儀式，引領祖先到西方往生，免其下地獄受苦。這例子不但見出佛教在傳入中國後靈魂觀的轉變，更可視為佛教本土化的結果。

佛教除死亡觀、地獄觀影響中國人外，其修行

第三章

方式也影響現今都市人的生活。現在不少人均會參加禪修，以去除減輕生活壓力，以促進精神健康，而禪修或禪定本為佛教的修行方式。佛教十分重視禪定，而早期佛教及部派佛教認為，信徒要先了解四諦，即「見道」，才能修行，即「修道」。佛教徒的主要修行之法為禪定，禪，是梵文“DHYANA”，其音譯為「禪那」本意為「靜慮」、「思維修」、「棄惡」、「功德叢林」等，目的是要參與者心緒寧靜專一，深入思慮義理。

3.2 -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概說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眾說紛紜，有指在戰國時已有信仰者，現時有關佛教的最早記載為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圖經事。最為世人熟悉的是漢明帝夜夢金人的記載，由是以漢明帝永平年間作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其後至漢末大亂，社會動盪，人們需要尋找心靈寄託，佛教的哲學思想，正好填補此時思想界流於虛浮的空洞，故此漢末魏晉以來，佛教開始盛行。

佛教自傳入中國起，其發展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首階段，由東漢明帝起至魏晉時期¹²。佛教開始昌盛於

註12：起初佛教傳播並不普遍，大約在漢末才出現變化，開始出現

三國到西晉¹³，晉室南渡後，佛門思想更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由是清談玄學加入了佛門色彩，東晉末年亦出現了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侶，即為世熟識的名僧法顯。

次階段，為南北朝時期。此段時間是佛教發展的重要時代。這得益於晉末以來佛教名僧的努力。法顯西行求法，以及在北方的天竺名僧鳩摩羅什來長安弘法，不單使大乘佛法傳至中土，更使譯經之風大盛。由東晉末年至南北朝這段時間，佛教成為一種普遍性宗教。南北朝時期佛教昌盛的最大特點，在於僧團的開始出現，以及倚附政權發展¹⁴，另一方面，由於得益於名僧輩出，以及西來的佛經翻譯日益完善，佛教中土宗派開始發芽，當中最主要的有成實、淨土、三論、律、禪、及天台宗。

第三階段為隋唐時代，為佛教鼎盛及發展完備時期¹⁵。佛教各派思想在此時發展成較固定的宗派。而為

誦讀佛經、鑄造佛像、建佛寺、甚至有浴佛會的活動，但當時佛教仍不普及。

註13：特別在西晉末年，佛圖澄來華，以神通之術先後得到五胡君主如可勒、石虎的推崇。

註14：例如南朝的梁武帝、北朝的北魏道武帝等，都篤信佛教。

註15：與前期一樣，佛門的興盛得益於王室的支持。如隋文帝出身於尼姑庵，自幼便在佛家的文化薰陶下長大。他登位後便積極復

第三章

了方便管理，隋唐時期的亦設立了專門負責管理宗教的機構。此時的佛教宗派發展已近完備，前述各宗派均已成形，同時又有新的宗派誕生，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是法相宗、華嚴宗、密宗、禪宗。至此佛教體系發展大致完成，宋明以後的發展情況，主要在於信徒增減，政權的支持與否而形成興衰循環。

綜合來說，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以下特色：

首先，佛教本是產生於印度的宗教，在傳入其他地區之後，與當地思想文化融合而產生了變化，由是分成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及東傳佛教等，各地方的佛教思想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例如單是漢傳佛教，在與本土的思想文化融合後又產生了不同的佛教支派，漢傳佛教的面目亦與發源地印度幾乎不一樣。

其次，中國佛教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重視佛典的翻譯。由於是外來宗教，原先的經典都是梵文，而且亦要依靠外來僧侶傳法。故此佛教的早期傳播中，佛門中人十分重視佛經的翻譯，甚至為追求佛理，不悉排除萬難前往西域天竺取經，如著名的法顯、玄奘等，他們帶

興周武帝打擊的佛教；唐太宗雖較重視道教發展，但亦沒有輕視佛教，尤其重視譯經的事業，使佛教各宗派在唐初得到了大幅度發展；除了唐武宗外，其他如武則天、玄宗等帝王也大多數信崇佛教。

來及翻譯了大量的梵文佛經，在翻譯的過程中，創造了很多新詞彙和成語，對於漢語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

佛教思想傳入，還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例如唐人的文學作品，已有豐富的佛學色彩，宋明理學更是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結晶。學者傅樂成便說：

「在中國歷史上，就再沒有另外一種外來思想影響中國人如此大而且久了。」

3.3 - 佛教在香港的發展

佛教傳入香港，現時有史料可證者，為南朝劉宋年間的杯渡禪師。杯渡曾於青山結廬駐留，其停留的地方，後來建青山禪院。往後一千年，佛教的活動也只是零星僧侶在港出現的活動，並不像中國內地般風起雲湧。近代佛教的傳入，則以香港開埠為一分界線。當時清廷在鴉片戰爭之後，內亂外患日亟，局勢不穩，使大量民眾來港。近代佛教的傳入香港，亦於此時。

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段：

初傳期 - 清末至戰前時期

佛教初來香港時，主要是南來避難的僧侶帶來信

第三章

仰。當時佛教主要的活動特點為建立寺廟，例如大嶼山鹿湖精舍（1883年）、寶蓮寺前身「大茅蓬」（1906年）等，都是於清末建成。當時佛門中人，多喜隱居山林，其中以大嶼山為最多佛教中人聚居之，戰前所開的禪院、精舍靜室，單是大嶼山便已有26間。這些靜室只是三數人的小規模，且無太嚴謹規程禮儀，全憑創立者意願。

都市的佛教活動，在初期基本上是與道教合流。市民都是神佛共拜。不過佛教參與社會活動卻很早，例如1918跑馬地馬棚發生倒塌火災慘劇，青山禪院、六祖禪堂等僧尼登壇誦經；是佛教在香港開始出現大型的弘法活動，又例如1930年代開始便已有佛教學校出現（寶覺義學），為香港首間佛教學校，這點不能不說是一突破。

戰後¹⁶復興期 - 1945-1960年

此時期的主要特點有二，一是致力恢復戰前的佛門及佛教活動。例如戰時被破壞的寺院精舍，在此時重整規模，新興的道場和團體亦分別踴現，在此時成立

註16：戰時的香港佛教衰落，僧眾生活艱苦。本地的佛門活動幾近停頓。相反，日本密宗、淨土宗等支派隨日軍來港，主導了香港佛教的面貌。此外，此時期最重要的大事，要算是香港佛教聯合會於1942年成立，此佛聯會由日僧宇津木二秀聯合西本願寺倡導，它比道教界首個聯合團體還要早上七年。佛聯會的官網則指自己成立

而較著名的，有香港正覺蓮社（1945年），東普陀寺（1932）於1947年重建完成、寶蓮寺（1924年改名）則於1949年復辦授戒等。其次是戰後的佛教活動，主要以協助社會復甦為主，如辦學、救濟貧困等。例如1945年，中華佛教學校創立，為貧苦學童提供免費教育，及慈祥法師自資創辦了大光義學，59年更有首間政府津貼的文法中學佛教黃鳳翎中學；佛聯會1945年成立後，即已開設西醫服務，1957年法參尼師又於黃大仙開辦慈濟中醫診所等。

除了社會服務外，受抗戰及國共內戰影響，不少僧侶亦南來香港，當中不乏學識淵博飽學之士，他們不單在港建設寺院，參與社會服務，最重要是推動了佛學及佛教文化在港發展，例如天台宗泰斗倓虛法師曾來港興辦華南佛學院，影響了日後港台天台宗興盛傳播；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區分會、金剛乘學會等佛學會亦於此時期成立；此外，此時期開始有佛教雜誌刊物出版，如《圓音》、《無盡燈》等，其中香海正覺蓮社所辦的《香港佛教》(1950)是香港最長壽的佛教雜誌。

鼎盛時期 - 1960-1980年

香港寺院最繁榮的時候應該是在七、八十年代。隨

於1945年，由本港佛教界人士倡導，全因以1945年重新向港府註冊為起點。

第三章

著大陸的難民潮到來，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又湧現一批僧侶來港。但這時佛教的興盛，不單在於寺院的蓬勃，而是其社會的影響力日益提高。

首先，佛教的文教事業日益蓬勃起來。例如在1960年香港考試局在會考增設佛學科，本港多間學院亦開始開辦佛學課程，如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另外還有首間佛教背景的專上學府成立（香港能仁書院，現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再加上多個佛學團體成立¹⁷，促進了佛學書籍及佛教雜誌的編纂，當中以《佛經選要》最為著名¹⁸。

其次，佛教的慈善事業亦日趨多元化。佛教本身與香港社會均極需要復甦，故此在有限資源中盡力提供服務。六十年代起，佛教在社會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例如在教育上，除了開辦首間大專院校外，中小學的辦學事業亦大力拓展，1950年代，佛教人士主辦的中小學共14間，六十年代起，則新增16間新式中學，小學超過二十間，另開始辦幼稚園（3間）。除了教育外，傳統

註17：此時期成立的團體，有三輪佛學社（1962年）、香港菩提學會（1964年）、珠海書院佛教同學會（1966年）、佛教青年協會（1967年）等十八個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能仁書院的辦學團體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1963年）。

註18：此時期的佛教書籍，還有首本小學佛教教科書《佛學課本》及中學教科書《中學佛學教科書》、佛聯會出版的《佛教在香港》，其中影響流長的還有香海正覺蓮社出版的《香港佛教》等。鄧家宙統計了此時期的新出的刊物，至少有二十三本以上。

的醫療服務亦獲得長足發展。佛教團體不再單單只有贈醫施藥，例如在此一時期的基礎下，佛教團體拓展了安老服務，此時期最著名的有寶蓮寺的「大嶼山佛教療養院」及「志蓮靜院何貴榮夫人紀念安老院」；此外，佛聯會再經歷多次的籌款後，終於197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間佛教人士開辦的現代化醫院 - 香港佛教醫院。其他慈善事業如佛教墳場的興建，亦是此時期重要的標誌。

此外，佛教走向國際，及與其他宗教交流日益密切。佛聯會、世佛會、僧伽會等也先後加入了不同的國際佛學組織及出席國際佛教界活動，如1966年香港佛教界以覺光法師等出席首屆世界佛教華僧會，1970年香港首次舉辦國際性佛教會議 - 世界弘法大會。另一方面，香港佛教界積極與外地佛教聯絡，如藏傳佛教領袖先後來港弘法，香港佛教界與韓國佛教信徒會結盟（1977年），甚至於其他宗教建立親善關係，如天主教自1973年起便與本地佛教團體進行交流及訪問，1976及78年羅馬教廷更派員來港訪問佛教團體，在天主教與佛教的友誼基礎下，1976年覺光法師發起了「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以交換促進社會福利意見，至今已有四十年歷史。

最後，佛教開始走向現代化，如使用新式的弘法活動，包括以電台講播佛學、用電影、音樂、粵劇等傳揚

第三章

佛法。為了吸引社會上的年青一眾認識佛教，還舉辦了多個青年佛教活動，如佛教藝術協會舉行了六屆的雲門夏令營、羅漢寺舉辦的佛學營等。

百花齊放時代 - 1980年至今

外地佛教團體紛紛湧入，令香港佛教出現了多元化發展的新局面。從實際的社會事業來說，此時期與上一時期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基本上也是延續八十年代的事業繼續拓展。較為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應付新時代的需要，藏經與書刊亦開始電子化，1995年《佛梅電子藏經》及1996年《妙法蓮華經》的出版便是一顯例，亦因為互聯網的普及，不少佛經，書刊亦可於網上下載，佛教界的出版事業更為興盛。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回歸以後，特區政府通過了自1999年起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為佛誕法定公眾假期，這是本地佛教徒爭取近四十年的成果，同時，亦得力於其他宗教的援手，促成其事。

不過，一些佛教人士亦指近年佛教是衰落中。雖然佛教活動依然蓬勃，但是佛門中人對於一些狀況亦抱感憂慮，包括青黃不接、僧侶良莠不齊等¹⁹。

註19：林皓賢：〈佛教與香港 - 釋衍空法師專訪〉，載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hksyu.edu/bepp/>。

3.4 - 佛教在香港社會上的角色及地位

福利事業

佛教在香港植根超過一百年，其最重要的角色便是福利慈善服務提供者。自清末以來，佛教團體由寺院各自經營，慢慢走到大型的福利事業開展，在教育、醫療、安老、殯葬等方面都有卓越服務成果。特別是在戰後到七十年代前，當香港政府仍未有開展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及民生服務時，佛教與其他宗教的慈善事業正正為政府補足了平民百姓所需要的基本生活服務。這一點是社會肯定的。

宗教角色

作為一個宗教團體，佛教最重要的自然是其宗教角色，事實上，香港佛教雖然支派甚多，幾可用百花齊放來形容，但佛門最基本的原則如「三法印」理論，仍是不變，故此支派雖多，卻不像道教般分成幾個道派，反之可說是共治一爐，同求佛法。而作為一個宗教，其基本原則，就是「喚醒世人，莫再尋迷，慈悲關愛，和諧共處」²⁰。佛教勸導世人莫再沉迷，執著。宣揚慈悲和諧，對穩定社會有很大作用。當然，佛教另一個象徵的

註20：同註19。

第三章

活動就是每次有天災人禍時，舉辦祈福大會，以及日常的宗教儀式，對於一眾善信而言，能發揮心靈慰藉的作用。

文化傳承

佛教思想傳入，不單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甚至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一種傳統文化，佛教在當代不單以傳統信仰的形象立足社會，近年愈來愈多有識之士，聯同有學識的高僧，以學術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故當代的佛學研究蔚然成風，專上學院不單開設專門的佛學課程，甚至有專門的研究中心成立，如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等，佛教團體亦成立佛學部、文化部等部門，以傳承中國文化的方式來宣揚佛法。此外，佛教對社會近年的一個重要的宗教影響力就是禪修。禪修尤其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很大，英國說要建立一個“mindful nations”（禪修的國家），另外不少西方學者對於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個重要影響。

3.5 - 佛教在香港的挑戰與回應

作為一個有二千年歷史的傳統宗教，佛教在香港的事業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傳統亦可說是其包袱，使佛

教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是佛教現時正面臨老化的問題。據《香港便覽2015》中載，「香港現有超過100萬佛教信徒及數百個佛教團體」，從這數字來說，佛教仍是十分鼎盛，但據「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釋衍空法師所說，佛教各團體的內部正面臨接班的問題，佛教組織如佛聯會，亦沒有年輕一代接班，如衍空法師已算是會中年輕一輩，但亦已過六十。

整體情況來看，現時學佛的人多，但本土出家人不足，只能從內地邀請僧人來港。佛門是需要出家人來住持佛寺，做一些佛教的禮儀。由於本地出家人不足，甚至有寺院隨便找一些人去當住持，這自然衍生另一問題是良莠不齊，導致近年佛門出現一些狀況²¹。這亦可能反映了佛門的山頭主義問題，各個佛教寺院是各自為政，對上並沒有一個聯合組織能對之進行監管，不論是佛聯會還是僧伽會，都沒有此權力。

註21：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釋衍空法師在訪問時談到此一問題，詳細內容可參林皓賢：〈佛教在香港 - 釋衍空法師專訪〉，載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hksyu.edu/bepp/>。近年較受關注的要算大埔定慧寺的風波，定慧寺女住持釋智定，被指涉嫌與兩僧侶假結婚協助取得本港身分證，同時又有侵吞公款之嫌。詳參〈定慧寺僧尼夫妻被捕入境處拘4人涉假結婚聘黑工〉，《明報》，2015年10月15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1015/s00001/1444845439386。檢視日期：2016年2月21日。

第三章

其次，佛教在香港有很多宗派，他們相處和諧，而佛教一向也是和諧的，密宗、南傳等，都是很和諧的。但在信眾層面上來說，就有很多選擇。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在坊間佛教的教派有很多：南傳、藏傳、漢傳，他們之下又分裂出許多派別，對佛法的主張，一般信徒如無認真研究，會感到頗為混亂。

現時佛教為了與時並進，亦開展了進步的一面。首先最明顯的是整個的弘法模式，它受當代社會影響甚深，如衍空法師說，人們經常會將佛法和科學結合或科學怎樣驗證佛法，弘揚佛法是怎樣利用科學的方法、數據等等，某方面而言，這是將佛學科學化，學術化，為了吸引年輕一代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士。

其次，新式的弘法方式，如利用電子工具，大眾媒體等，亦有助於在新時代打開弘法的距離，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佛教。其次，佛教中人亦致力加強改變佛教的形象。傳統佛教被認為是消極避世，未能直接解決現代人的現實生活需要，故此近年一些佛教團體，及大專學府，提倡「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等主張，讓佛門信仰能更貼近現代人需要。至於成效如何，則有待時間證明。

3.6 - 總結

如果從現代市場學的角度來說，佛教本身可說是個精品宗教，它並非有廣大的市場，因為它講求有緣、合意。而佛教整套理論，比起其他宗教深奧很多，更傾向於哲學上的思考。它的要求是與世人的看重的自我及個人主義完全不同。所以信佛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善根或者品味，需要有某種善根或品味去懂得欣賞佛教。或許正是如此，以致佛教在傳承接法上面臨很大的困難及危機。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外在的硬件而言，佛教在香港社會的角色及貢獻是有目共睹。在未來日益講求理性、科學、及個人主義的社會，佛教在香港這多元社會中，或可繼續及發揚「喚醒世人，莫再尋迷，慈悲關愛，和諧共處。」的精神，以助社會安定發展。